

百年诗心

——写在叶嘉莹先生期颐大庆之际

宋文彬

叶嘉莹先生生于1924年,按照中国“落地为岁”的传统来说,今年已满百岁。现在,她每天所做的事情依然是与诗词相关的,诗词早已成为她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中华古典诗词中“感发的生命”更是叶先生一生的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有“诗教”之说,《毛诗·大序》中即有“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之句。近80年间,叶先生奔波讲学,就是想吧中国古典诗词中最精微美妙的要旨讲述出来,希望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有所体悟,进而传承下去,使其绵延不绝。先生晚年诗句有云“天池若有人相待,何惧扶摇九万风”“蚕蚕老去应无憾,要见天孙织锦成”,可证斯意。

无论是在诗词的创作、评赏还是诗词审美理论的研究等方面,叶先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叶先生的诗词作品,随着时间、空间的推移以及境遇的变迁,其意境虽有所不同,然其中不乏“诗史”性质的作品:

1974年,叶先生写有七言歌行体长诗《祖国行歌》,此诗是叶先生第一次回国探亲旅游时所作,道出了她很多“个人历史”,时间跨度达30年之久,空间跨度则由我国大陆至我国台湾,再至北美。全诗有两千余字,以如此辽阔的时空背景写成具有“诗史”性质的长诗,无疑在中国诗歌史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此诗的风格兼具李太白之飘逸、杜子美之沉郁,是叶先生的精心之作。

1977年,叶先生创作了七言歌行体长诗《大庆油田行》,此系她再次回国探亲之时,见报章所载有关大庆之报道,心怀向往,遂至大庆参观后所作的纪事诗。写作这样的诗难度很大,因为叶先生在大庆之见闻,皆为古典诗歌中所未曾有之事物,往古之诗人从未写过,但既然要将见闻写成古诗体,那么就应有古诗的味道才可以,要把一切新名词

都化入古典之中。写作这种题材的作品,不仅对作者的古典文化素养要求很高,其还要有很强的“变通”及创新能力。叶先生这首具有“诗史”性质的作品无疑是成功的。

叶先生在诗词审美理论的研究方面,用力颇深,取得的成就,罕有其匹。她对词体美感特质的形成与演进,作出了完整的理论化和系统性的说明,探掘出《花间集》中小词的“言外意蕴”,总结出“诗化之词”“赋化之词”的特点,并推源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提出词中“弱德之美”的理论,发前人所未发,令学界耳目一新。

叶先生尝自言,回想其平生走过的道路,是中国的古典诗词伴随了她的一生。她从一个童稚天真的诗词爱好者,首先步入的是古典诗词创作之路,接着是从事古典诗词教学之路,然后她又开始了古典诗词理论研究之路。她对于创作、教学和科研本来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何况她还经历了诸多忧患。

叶先生讲授诗词的方法与众不同。笔者追随叶先生受业有将近20年之久,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煜四家词是她经常会谈到的,但每次所讲的内容都不尽相同,每次听讲都有一种新鲜感,仿佛这四位词人活起来一样,他们的生活、境遇就展现在面前……叶先生讲课喜欢“跑野马”,讲些与主题相关的“衍生话题”,这些“题外话”所涉及的内容古今中外兼而有之,可尽耳目之娱,亦可穷事物之理,对于听讲者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叶先生亦对古典文化的传承有所反思,她曾谈道:“我在多年前编写的《诗馨篇》一书的序里说过,在中国的诗词中,确实存在一条绵延不已的感发之生命的长流。我们一定要有青少年不断地加入,来一同沐浴和享受这条活泼的生命之流,才能使这条生命之流永不枯竭。一个人的生命总有走完的一天,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命脉,要依靠年轻的一代继续传承。近年来,常有人问我,这些古典的诗词,对我们现代人有什么意义?我认为,诗歌的价值在于精神和文化方面。这不是由眼前现实物欲的得失所能够衡量的。现在有些人,只会数银行的存款有多少、房子有几

间,只注重外表的美,争先恐后去做美容手术,却不知道,‘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只有内心的美才是恒久的。还有一些人只知道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丢失了最起码的文明道德。”“一个人不能只活在物质世界,那样的人经不住任何诱惑。浑浑噩噩一辈子,无法尽到一代人的责任,只是白白浪费了粮食。学人文科学的更应该担当起将民族的精神命脉传承下去的责任……不能让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在我们这一代损毁、丢失……”

叶先生的这番话强调了优秀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在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必然蕴含着民族的精神命脉,而民族的精神命脉也必然流动在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中。叶先生认为每一代人都有责任,将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传承下去,不损毁、不丢失,否则,上对不起古人,下对不起来者……大哉,斯言!大哉,先生!

(癸卯六月初二于析津且自堂)

笑逐颜开,形容人开心高兴的模样。

《水浒传》第四十二回有例句:“宋江见了,喜从天降,笑逐颜开。”《警世通言·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也有例句:“李甲拿了三百两银,喜从天降,笑逐颜开,欣欣然来见十娘。”这两个例句如出一辙,都是先有喜事、令人愉悦的事,所谓“喜从天降”,然后人的脸上才有笑容,才会“笑逐颜开”。

然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鸡毛蒜皮,不可能每天都“喜从天降”。那么,如何保持积极乐观的心

态呢?窃以为,“笑逐颜开”之字面意思可以给我们答案,即我们可以每天多笑几次,这样自然而然就会有好心情。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去工作和学习,也更容易出成绩、传捷报。

家风研究专家张建云先生,在乐观心态的养成方面,就有这样的实践:每天保持微笑打卡。而且,其效果不错,现在跟其一起微笑打卡的家庭越来越多。

所以,让自己开心也许很简单——每天对着手机摄像头,嘴角上扬几次,就可以收获好心情了。

人钦佩。

60岁生日那天,吴昌硕画了一盆红梅,在上面题诗:“传家一本宋朝梅,土缶为之跳劫灰。颜色孤山嫌太好,夕阳扶影自徘徊。”吴昌硕号缶庐,在书画上常自题缶庐、缶道人、老缶,诗中的土缶便是自谦之辞。他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就如同孤山上那些宋朝便种下的梅花,历经劫难成长起来,转眼到了耳顺之年,夕阳之下独自徘徊,心中真是有道不尽的感慨。

与梅花的不解之缘,更在于吴昌硕出任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之际。孤山这个我国“梅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在沉寂了近千年之后,再次以另一种文化形式——篆刻闻名于世。其诗中屡屡出现的宋梅,真正走入他的艺术生涯里。为了纪念这位首任社长,印社在崖壁上开凿了一座石龛,

里面放置了一尊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制赠的吴昌硕坐像,称为“缶亭”。在孤山上,有梅与其老伴。

余杭的超山是杭州赏梅绝佳的地方,大明堂前有株宋梅,历经数百年的风雪仍逢春必开。吴昌硕来杭州若是赶上梅花开放,总要到超山赏梅。他还为大明堂的和尚作《宋梅图》留念。为了实现与梅花长相守的心愿,他选定超山的宋梅亭作为长眠之地。

吴昌硕爱梅,可以说爱入骨髓,“十年不到香雪海,梅花忆我我忆梅。何时买棹冒雪去,便向花前倾一杯。”“蛟螭盘郁郁,须发趁皤皤”是他诗里梅花的模样,如此风骨,当得用“扫”,方可传神吧。

星期文库

题画诗里的梅花之七

暑假为何变“可怕”

任人

烈日、蝉鸣、树荫、总要到来开学才赶写的假期作业……这是我们记忆中的暑假,却不是网络世界里的暑假。在当下的短视频平台上,家长们被不断推送“×年级的暑假很可怕”“×年级的暑假是最可怕的”“×年级的暑假超级可怕”的内容,这些内容标题重复、拍摄手法统一,只要家长点开一个,后面就有千万条同类短视频即将铺天盖地而来。

明明是可爱的暑假,为什么会变得“可怕”?事实上,这些短视频的制作手法粗糙,内容也简单粗暴,反复强调学生如果在这个暑假没有充分利用时间温故知新,就会在未来的学业竞争中落伍,然后号召家长购买教辅材料或网络课程。

然而教辅材料就能抵挡或逆转短视频所渲染的学业落伍的“可怕”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没有教辅材料,暑假并不等于虚度光阴;买了教辅材料,孩子也未必真心实意地去学习;如果网购的教辅材料本身质量

堪忧,那就更容易误导孩子,灌输错误的知识、干扰正常的学业;即便教辅材料本身没问题,孩子也非常爱学习,谁又能保证这个暑假肯定会为孩子长大后的成功添砖加瓦呢?

可怕的从来都不是暑假,是始终焦虑的家长,是这种所谓的网络商业模式以及允许海量同质化、劣质化的广告营销内容和推广的网络平台。家长应以身作则,少看手机,尤其不要沉迷毫无营养、贩卖焦虑的垃圾信息,业余时间多加强自身的知识学习,才能科学引导孩子学业发展的方向。至于泛滥成灾的“可怕的暑假”系列网络表演,则应当由平台加强内容核实、删除垃圾信息,针对营销机构的不良内容制定相应的惩戒措施。

这个暑假,无论家长还是孩子,都应该“安心”、安全、安逸地度过。只要向学之心不改、向善之心常存,又何必急着混灭孩子爱玩爱闹的天性以及从生活中获得快乐的能力呢?

我说,那你是个演员,是个舞台上的人。你觉得台下的观众都在盯着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是在表演给他们看。你想赢得掌声,不想听到嘘声,你怕自己演砸了,下不了台。他听后,惊讶地看着我。

我又说,可你并不是演员,也没太多观众。其实,没人盯着你,仅仅只是你在盯着自己,一刻不敢放松地盯着。这种紧盯,让你背上了要成功的心理包袱,以至于你忘记了自己本来的样子,本该有的身份。大家都是普通人,不优秀也属正常,不愿意承认、接受这点,会让你无法心平气和地去面对一切,包括自己最亲的人。不如堂堂正正地承认自己的平凡,做一个能正常回家的儿子。他听完哭了,说,明天就回去见老父亲。

没有人真的会总盯着我们。那些觉得别人盯着自己的人,其实都是活在自我的想象中,需要及时从中抽离出来。生命短暂,我们不能做舞台人,总想着演给别人看,一心想着要掌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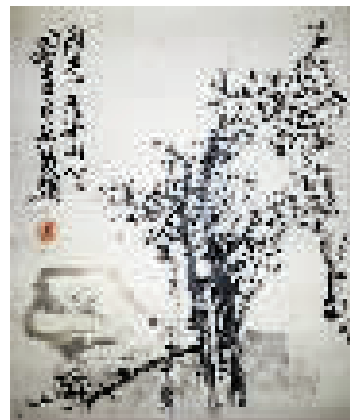
不做舞台人

徐竟草

苦铁扫梅

刘悦蕾

吴昌硕形容自己是“苦铁道人梅知己”,一辈子爱梅、画梅,与梅相守。他的书法苍劲古朴,石鼓文更是老而弥精。在作画时,他便将



吴昌硕《梅花图》

这种篆籀笔法用于其中,称自己画梅为“扫梅”——一个“扫”字,将其创作时肆意挥洒、不拘一格的神态表现得动感传神。他在题画诗《红梅》中提到以书入画的笔法:“枝干纵横若篆籀,古苍簇簇聚蝌蚪。平生作画如作书,却笑丹青绩桃柳。”

吴昌硕年轻时便与梅花结缘,还在故乡安吉的时候,便在家中的“荒园”里栽种了30多株梅树,亲自打理,爱护有加。30岁前后,他跟随潘芝哇先生学习画梅,笔下梅花也承袭了潘师枝干老劲的风格。

吴昌硕欣赏梅花桀骜不驯、坚毅不屈的品格。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那年他50岁,应时任湖南巡抚吴大澂的邀请,毅然从军,做了幕僚。虽然已年过半百,还有这般豪气,确实让